

现代西方哲学导论

[英]A·R·莱西 著

杨祯钦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现代西方哲学导论

[英]A·R·莱西 著
杨祯钦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1年桂林

(桂)新登字04号

现代西方哲学导论

〔英〕A·R·莱西 著

杨祯钦 译

责任编辑：谭伟才 杜剑宣

封面设计：陈大庆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邮政编码：541001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36号)

桂林漓江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875 字数：223千字

1991年10月第1版 199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册

ISBN 7—5633—1377—0/B·027

定价：4.90元

Alan Robert Lacey

MODERN PHILOSOPHY,
AN INTRODUCTI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2.

本书根据路德里治和凯坎保罗出版社

1982年英文版译出

译者的话

A·R·莱西博士是英国哲学家，出版该书时（1982年）是伦敦大学贝德福学院哲学系的高级讲师。我于1989年访问英国期间，发现该书是非常普及的一本哲学读物，他以内容丰富多彩和行文生动有趣而吸引广大读者，因此翻译出来，提供给我国读者，特别是对现代西方哲学有兴趣的同志，作研究和批判之用。

该书的主旨是对当代英美的分析哲学的主张及其发展趋势作全面的通俗的评介。原书名直译是《当代哲学导论》，考虑到该书汉译本主要以我国读者为对象，故译名改为《现代西方哲学导论》。

全书分两部分，前十章为第一部分，作者按专题评介分析哲学的主要观点。不同哲学家有不同观点，各种观点争高竞长，作者把他们归纳起来，有重点地加以比较和评价。第二部分为后三章，对现代哲学的全貌和分析哲学的历史发展作总的概述。20世纪的英美哲学以分析哲学为主流，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主要代表是逻辑实证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要代表是语义哲学。70年代以后进入分析哲学的泛化和哲学多元化时期。

分析哲学是一种哲学研究方法或哲学风格的总称，其特点是通过分析语言（或分析语言的逻辑结构或分析语言的实际应用）来澄清和解决哲学问题。分析哲学家尽管观点不一致，他们都使用共同的语言分析方法。不同的专题或不同的哲学学科有不同的问题，大体上都靠语言分析来谋求澄清和解答。分析哲学家认为，哲学问题是思想问题，思想必须表现为语言，否则，不可捉摸，不能稽查，无法研究。哲学研究必须分析语言，正如科学研究必须做

观察、实验、调查一样。分析哲学跟语言学不同，语言学家分析语言是为了解决语言本身的问题，不是为了解决哲学问题。

这样进行哲学研究是别开生面的，跟我们所理解的哲学研究相差甚远，读者在读此书时可能会感到陌生、烦琐和费解。为此，我想先就各章的主要内容作一些提示，以便读者容易把握作者谈论的中心问题和基本线索。

“绪论”所谈论的是哲学的特点。作者认为，哲学的特点不是一般性和抽象性，也不限于分析概念，更不限于分析意识与世界的关系。哲学的特点有三：首先，哲学方法是反思，而不是经验之谈；其次，哲学不重在探索真理，而重在教人正确地思考；最后，哲学是一门自我意识很强的学科。

第一章谈论“自由意志”，也就是在哲学上谈论自由。严格的自由意志是不可能有的，人们的行为或事件的结果总是这样那样地被决定的。有三种决定论：宿命论、逻辑决定论和软决定论。软决定论承认结果由一系列原因使成，人的意志也是这个因果链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作为分析哲学的一个研究专题，作者是着重从有关将来行为的陈述来谈论自由意志和决定论的。承认这种将来时态的陈述句的真值现在就可以确定了，这就是决定论。这种承认如果是不可证明的，要靠信仰的，便是宿命论。承认有些这种陈述句是无时间性地永真的，便是逻辑决定论。如果不是永真的，要随时间、随语境为转移的，便是软决定论。

第二章谈论“真理”。真理的语言表达式不是词而是句子，而且是陈述句（命题），不管所陈述的是不是说话者本人真实的思想，也不管是不是说话者本人相信的事情。

怎样判断一个陈述（命题）真或假？一般的回答是看它跟事实符合或不符合，这叫做真理的符合论。符合论是最普遍的、几乎公认为理所当然的真理观。可是，究竟“事实”是什么？尤其

是什么叫“符合”？众说纷纭。作者以“这只猫在这块席子上”这个陈述句为例，深入分析种种情况，表明强的、纯正的符合是不能达到的。

弱的符合论提出来了，影响较大的有奥斯汀的“惯例论”和塔尔斯基的“真理的语义概念”。塔尔斯基的理论是介绍的重点，典型例子是：当且仅当雪是白的，“雪是白的”便是真的。其中，“雪是白的”可代换为任何语言表达式。这一句话看来平淡如水，其实有着许多含意。迄今多数分析哲学家公认塔尔斯基为形式化语言制定了一个恰当的真理的语义定义。

实际上许多陈述并不是非真即假的，有许多中间状态的真值，比较接近真的叫指谓值，比较接近假的叫非指谓值。在有效论证中，如果前提有指谓值，结论也有指谓值；如果前提有非指谓值，结论的真值是不定的。又有人说，“真”有两种：实际的真和空虚的真。

第三章谈论“价值判断”。价值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价值主要指道德价值。对价值的看法，素来有认识主义与非认识主义两种不同的立场，多数分析哲学家采取非认识主义立场。认识主义认为，价值判断是对价值事实作判断，或对事实作价值判断。非认识主义认为，不存在价值事实，价值判断只是人们的态度、愿望的表示，不能给人明确的知识。这是因为，道德问题不能只有一个正确的答案，价值判断不能证明是真的或是假的，从事实的前提出发不能得到评价性的结论，价值判断只是乔装的陈述。

分析哲学家立论的基点是事实与价值的区别。对前者，可问是不是；对后者，只能问应该不应该。

第四章谈论“蕴涵”（包含、包容、包涉）。如果P那么Q，这就是P蕴涵Q。一切推理过程都可以简缩成蕴涵关系，因此，对蕴涵模式的研究便是对推理过程的真值研究。

罗素提出实质蕴涵模式：当且仅当不是P真和Q假时，P实质蕴涵Q，由此得出在现实生活中难以理解而在逻辑上又是正确的两个结论：一个假命题实质蕴涵任何命题；任何命题实质蕴涵一个真命题。

刘易士提出严格蕴涵模式：当且仅当不可能P真和Q假时，P严格蕴涵Q。由此得出相应的两个结论：一个不可能命题严格蕴涵任何命题；任何命题严格蕴涵一个必然命题。

两种模式都有各种各样的实际应用。语境蕴涵和会话蕴含是实质蕴涵的弱化形式。

第五章谈论“自然规律”。自然规律是带必然性的陈述。分析哲学家认为，科学的必然性跟逻辑的必然性不同。逻辑的必然性是明确的，无条件的；科学的必然性是含糊的，有条件的。逻辑的必然性陈述在一切可能世界都真，否定它会得出一个自相矛盾陈述。科学的必然性陈述不是在一切可能世界都真，否定它也不会引起自相矛盾，但是它蕴涵（支持）着反事实条件句。

因为自然规律支持反事实条件句，所以本章主要谈论反事实条件句的问题。所谓反事实条件句，即前件是虚假的条件陈述句。比如，牛顿第一运动定律，假如没有受到外力作用，一切物体保持匀速直线运动或静止状态，就是利用反事实条件句来表述的，因为在现实世界中事实上根本没有不受外力作用的物体。反事实条件句的前件与后期的真值关系，有许多复杂情况，对这些关系的不同理解决定着对自然规律的不同理解。

第六章谈论“意义”。分析哲学家说的意义是语言表达式（词、词组、句子）的意义，主要是名词（包括专名、通名）、摹状词组和陈述句（直述句）的意义。正因为语言表达式有意义，所以人们才能彼此交谈对世界的看法。意义是分析哲学的中心概念，连真理也从属于意义，可证明为真的命题有意义，可证明为假的命题也有意义。

有各种各样的意义论，本章谈到的主要有六种：指称论、证实论、真值条件论、直述论、历史的因果论和应用论。

指称论是一种较早的意义论，主张表达式有指称才有意义——包括指称对象本身、指称对象的情况或指称对象与命名的关系。后来，因为发现许多指称与意义脱节的情况，甚至没有指称的词语（如独角兽、紫色的母牛）也可用来交谈，指称论便失势了。

证实论主要是逻辑实证主义的主张，命题（陈述句）能被证实才有意义。石里克说：“意义就是证实的方法”。证实的方法有两种：逻辑的方法和经验的方法。光靠逻辑方法就能证实的命题叫分析性命题，要靠经验方法证实的命题叫综合性命题。这两种有意义的命题的区分，跟先天的与经验的、必然的与或然的、演绎的与归纳的、逻辑真与事实真、形式科学与经验科学等等区分相联系，是分析哲学中长久通行的两分法。

逻辑实证主义提出过许多证实标准。艾耶尔的标准是：“一个陈述是有意义的，当且仅当它或者是分析性的，或者是一个观察陈述，或者能助成一个已被承认有意义的陈述起包容作用。”

真值条件论是戴维森改造塔尔斯基的真理的语义概念提出的，一个句子的意义就是满足它的真值条件。这里有一套从公理推出定理的逻辑步骤。他说的“T句子”，读者不妨简单地理解为有意义的句子形式，即有真值条件的句子。

直述论是达米特提出的。他主张：“我们有条件直述一个陈述或直述它的否定从而表达我们对他的理解，这个陈述就有意义。”

历史的因果论以克里普克为主要代表，他在剖析了名字与所指称对象不相符合的种种情况之后，提出：名字的意义取决开始于最先命名的历史的因果链。

本章只是提到而没有专门谈论应用论，那是维特根斯坦后期

和语义哲学家的共同主张。他们反对从词语本身来谈论词语的意义，而坚信“意义在于应用”，把语言表达式的意义转移到人们实际地用它们来做事情，当然这意义是因时因地因环境不同而不同的，“意义”从此被淡化了。

第七章谈论“心灵与肉体”。这是一个传统的哲学主题，西方哲学界素来占主导地位的是二元论。有两种二元论，一种认为心灵与肉体始终同时并行存在，另一种认为先有心灵然后附之以肉体。19世纪50年代澳大利亚哲学家提出心灵与肉体同一论，他们依据生理学和脑科学的成就，主张意识过程与大脑的生理过程是同一的。又有实在的同一和外表的同一之分。

分析哲学家本来把心灵与肉体的关系问题贬斥为形而上学的废话而摒弃，近来有些人也觉得不能回避这个问题，有些人尝试用克里普克的名词与指称的理论来解释心灵与肉体问题。

第八章谈论“怀疑主义和语言”，实际上是在哲学上谈论个人主义。哲学上的个人主义表现为自我中心论。自我中心的拥护者对他人、对社会、对世界事物都抱着怀疑主义态度。怀疑主义有两种，独断的怀疑主义者除“我”外不承认任何东西的存在，不可知怀疑主义者对任何东西既不肯定也不否定。

分析哲学认为语言有公共性，没有私人语言，私人语言是怀疑主义的基础。本章详细谈论的维特根斯坦对私人语言的剖析和批驳，被视为当代对怀疑主义的典型批判。

第九章谈论“道德基础”。英美传统的道德观属功利主义。功利主义的主要主张是对幸福的追求。人人都追求幸福，相互之间不免有冲突，因此就产生公平、正义、仁爱等等道德规范。

分析哲学家是站在直觉主义（非认识主义）看待道德价值的。有三种直觉主义：一是目的论直觉主义，不能增进人们幸福的行为是不好的。二是平等论直觉主义，公平和有道德意味人人平等相处和权利平等。三是义务论直觉主义，行为的正当性是

“向后看”的。三者的共同概念是“缔约”，缔约是处理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基础。

克利士和罗尔斯的伦理观主要属目的论直觉主义。罗尔斯的口号是“作为公平的正义”，他的下述公式有广泛的影响：

“社会上一切基本的好东西——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以及自尊的基础——都要力求平等地分配，这些好东西的全部或其中任一项做不到平等分配的话，必须有利于最少受惠者”。

第十章谈论“艺术作品”。艺术作品公认是美学的主要对象。什么是艺术作品？是专门为体现美的价值或唤起美感而创作的东西。

构成艺术作品，有许多因素，美的价值是其中之一，那么，美的价值跟其他因素关系如何？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任何艺术作品都必须诉之于人的感官，那么，人的感觉（体验）跟作品的关系如何？这又是一个复杂问题。在艺术作品中，绘画（如“蒙娜丽莎”）和音乐（如“英雄交响曲”）又有不同。

第十一章谈论“哲学全图”，那是横向地综观现代哲学的全景。现代哲学有三根中心支柱——逻辑、认识论、形而上学（不是指与辩证法相对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是指对超经验实体的性质及其关系的哲学研究）。附之以各个分支：伦理学、心灵哲学，还有科学哲学、语言哲学、历史哲学、政治哲学、行为哲学等等。

三根中心支柱相互交织、相互渗透。中心与周边各分支也相互交织、相互渗透。有些分支（比如科学哲学、语言哲学、伦理学）目前特别繁荣。

第十二章谈论“最近的发展”，那是纵向地综观现代哲学的全景。20世纪操英语国家的哲学，以分析哲学为主流。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尤其是在20年代和30年代，逻辑实证主义占据统治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语义哲学（又称日常语言哲学）逐渐取代逻辑实证主义的地位。到70年代以后，作为一种哲学运

动，语义哲学已经过时；出现了哲学的泛化或哲学的多元化趋势。从分析哲学来说，研究题材突破了原来的局限，伦理学、形而上学、心灵哲学、美学等等相继回到分析哲学家所思考的范围，也可以说，语言分析方法已被用来分析有关人生和社会问题以至根本的世界观问题。

纵观整个哲学史，哲学的发展有一种自我废除的趋向，这一趋向到逻辑实证主义运动非常接近完成。其后，哲学又为自己开辟回头路。

第十三章谈论“某些哲学标签”，只是约略地提到一些尚未谈论过的哲学术语——唯心主义、实用主义、柏拉图主义、唯名论等等。它们已被当作现成的标签到处使用，因此要小心分辨在不同的场合它们往往有着不同的含义。

本书的结束语以“哲学和真理”为题，因为哲学曾被人们（以形而上学家为代表）看作为探索真理的事业，现在哲学的问题谈完了，究竟找到了真理吗？在作者看来，回答是否定的。作者认为，哲学的目的不是探索真理，而是训练思想方法，真理只是人们有效地思考的一个多半是相对性的标志。哲学发展的图景是螺旋式的，哲学的作用不应夸大。

由于译者水平有限，译文中难免有错误和不妥之处，希望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本译著的初稿曾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著名英美分析哲学专家涂纪亮研究员认真审阅，华中师大王幼殊教授和广西师大刘坤尊教授也提出宝贵的意见，对于他们的热情关怀和指导，在此我表示衷心感谢。广西师大出版社政教编辑室主任、谭伟才副编审和广西师大杜剑宣同志，对此书的出版给予大力的支持和帮助，在此我亦致以诚挚的谢意。

译者

1991.10.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部分	
第一章 自由意志	(19)
第二章 真 理	(31)
第三章 价值判断	(58)
第四章 蕴 涵	(72)
第五章 自然规律	(87)
第六章 意 义	(100)
第七章 心灵和肉体	(146)
第八章 怀疑主义和语言	(168)
第九章 道德基础	(188)
第十章 艺术作品	(205)
第二部分	
第十一章 哲学全图	(217)
第十二章 最近的发展	(231)
第十三章 某些哲学的标签	(262)
结束语 哲学和真理	(266)

绪 论

哲学是一门奇特的学科，即使对哲学大师们来说有时候也是一门颇为棘手的学科。哲学家通常被认为是沉默寡言的人。人们大概以为哲学家心中经常想着一些崇高的事情，或者以为他们对人生变故的反应表现出一种超人程度的哲学家的沉着。人们也许模模糊糊地记得传说中的斯多葛派奴隶哲学家伊壁鸠鲁（公元1—2世纪）的故事。伊壁鸠鲁因为某种原因被他主人残酷地处罚，他用一种纯粹知识性的口吻说：“如果你继续这样折磨我的腿，您会把它折断的。”斯多葛主义当时并非时髦的哲学。虽然哲学家在工作时心中往往思考着的尽是抽象的东西，这些东西是不是比数学家心中所想的更为崇高，这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什么是哲学？”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很棘手的难以回答的问题。如果人们问历史学家“什么是历史？”他考虑一下之后，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答案：“研究被人们（个人和团体）的行为所影响的过去的事情”。这也可算作一个粗略的简便的定义。当然如果俄国人按照自己的意志使鄂毕河改道，用来灌溉西伯利亚平原，从而改变那里的气候，如果几个世纪之后新西兰的气候随之也发生变化，造成那里没有经济价值的小爬行动物的灭绝，这个事件，即使起因被弄清楚，倒也不会被认为是历史现象，而是动物学的现象。另一方面，一些不可抗拒的人类厄运，如黑死病流行或庞贝的毁灭，在历史书中却总会占一席之地。尽管如此，我想，历史学家还是会同意这个定义的，至少可以用这个定

义表达他们研究工作的主要目标。我们不必担心这个定义会把历史学家分成根本不同的两个阵营——接受这个定义为一方，拒绝这个定义为另一方。

要提出一个获得普遍同意的即使是粗略的简便的哲学定义，那就比较困难了。这部分地是由于哲学家对于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不会轻易地取得一致看法。他们不光在如何研究问题上有分歧，而且在研究什么问题上也会有分歧。某个时期或某个学派所十分珍视的措辞，到另一时期或另一学派则可能被视为瞎编乱造。比如，有些哲学家主张，哲学是纯粹的理论研究和一般性研究，它不依科学所提供的观察和实验的事实为转移，可以无视观察和实验的结果。另一些哲学家则说，凡是违背观察和实验结果的研究，只能导致不切实际的废话。那么，读者会问，这本书要评介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呢？简单的回答是，要评介的是哲学，是按照操英语国家哲学界近代和现代占主流地位的观点所理解的哲学。但是，实际情况并不像这里说的那么绝对。因为这样理解的哲学现在有一种相当阔达和宽容的特性——比一代人以前要豁达和宽容得多，这一点后面我们就会看到。主流所在当然是广阔的各条渠道，但也有许多边流和湖汊，它们的探索者合理地也会作出能引起共鸣的发言。

我上面所说的哲学家的通俗形象，与其说是知识丰富的人，毋宁说是很有智慧的人。一个人有丰富知识而不聪明这是平常事，一个人很聪明而无知识则不多见。虽然哲学家也可以被描述为聪明而无知的人，但那是实际的、超凡脱俗的，难以理解的人。通常说，知识不带来聪明，聪明也不带来知识。但是，可以说，聪明的发挥必须有一定数量的知识为其先决条件。亚里士多德曾说过，哲学家研究的都是一般的东西，而不研究特殊的东西。他说的是他考察范围内的哲学家。他的意思不是指，哲学家作为一个人，永远不研究特殊的东西。实际上在别的地方他表示过，年

年轻人研究不了政治哲学，因为年轻人缺乏经验。

什么是哲学这个问题是重要的，当我们考究哲学跟科学的关系，跟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获得的知识的的关系时，尤其显得重要。哲学有没有主题？如果有主题，那主题是什么？我们知道，经常听人说，哲学的主题是一般的和抽象的。有些人多半就是这样给哲学下定义：哲学是关于最一般的和最抽象的问题的研究，而具体的和特殊的问题就留给科学。但是，如果我们固守着这个定义，则很难看出哲学是怎么样的一种学术研究，即很难看出它是有自己的体系和包含合理步骤和过程的那么一种研究。事实上正是由于过分强调纯粹的一般性，才引出许多无聊的废话，那些废话常常披着哲学的伪装，出现在一些含糊不清的领域。一个哲学家，如果他立论严谨的话，至少在他的论证过程中，作为每一步论证的结果，他一定得出特殊性的结论，他极不可能一下子就得出概括的结论。可是，对哲学家研究的主题来说，得出特殊性的结论，毕竟不是主要的目标。哲学家探索的大多数问题，尽可能是一般性的。比如说，“存在是什么？”这个问题，不管以这样还是那样的形式表达，哲学史上从古到今都在讨论着。它可能被描述为本体论的中心问题（更准确地说，是对“存在”的研究，或对什么叫做“是”的研究）。但是，通常被视为哲学论题的问题，并非全都具有这样大的一般性。多数人大概会说，“有没有上帝”是一个标准的哲学问题，这个论题显然就是特殊性的。同样，哲学家可能考察，人跟动物有什么不同，或者，专名的意义跟通名（如“狗”）的意义有什么不同。J·L·奥斯汀（1911—1960）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杰出的牛津哲学家之一，他花了大量时间去研究诸如粗心大意地做事情跟无意地、意外地或者误会地做事情两者之间的差异，大家知道，现在很多哲学家都认为，奥斯汀专心钻研这些问题有点过分了；但是，虽然哲学改变了自己的某些特性，没有谁会否认奥斯汀所钻研的是哲学问题，没有谁会否认

他是那个时期最有声望的哲学家之一。当然，人们往往会说，奥斯汀关心的是意义，而意义是个一般性的论题。但是，有谁会说什么，生物学家关心的是生命，生物学的主题也是一般性的？或者，有谁会说什么，化学家关心的是物质，化学的主题也是一般性的？由此可见，一般性本身不会把理解哲学主题的钥匙交给我们。

关于抽象同样也可以这样评论，虽然程度会略低一点。哲学家当然不研究具体的物质对象的详细的结构，他们是从时间和空间来对事物进行抽象。但是，诸如有没有上帝，或我们有没有自由意志这类问题，显然不是抽象性的。还有，抽象性无论如何不能把哲学与数学区分开来。

如上所述，哲学论题不能规定是一般性的问题或抽象性的问题。我们可以补充说得更清楚一些，同样的道理说明，哲学论题不能限于那些既有抽象性又有一般性的问题，也不能限于至少有这两种性质之一种而也许没有另一种的那些问题。这样说，跟说哲学论题有着既一般又抽象的强烈倾向并不矛盾。可是，我们现在要探讨的是哲学的定义，我们还没有找到这个定义。

不多年以前，也就是奥斯汀从事著述的那个时期，标准的哲学研究公认是某种称为概念分析的事情，即分析概念。粗略地看，这就是说，哲学是关于词义的。这样说不大准确，因为，在相同或不相同语言中的同义词都表示相同的概念；其实这正是使这些词儿意义相同的原因所在。比如，如果法国话 *sagesse* 这个词儿跟英国话 *wisdom* 这个词儿两者是同义词，人们说出其中一个词儿就能表示另一词儿的意义。可是，分析 *sagesse* 这个概念（也即分析 *wisdom* 这个概念，因为两者是同义的），比说出其中一个词儿就能表示另一个词儿则要复杂一些。那就等于说，什么情形叫做聪明？或者说，在什么时候运用 *sagesse* 或 *wisdom* 这两个术语来指称事物才是正确的。这到后面我们才会看得更清楚。这里先要提到两个要点以表明这样分析词义为什么对我们考虑着的